傳燈錄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十卷

下一卷▶

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卷六十一人。

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一十二人見錄。

湖南長沙景岑禪師。

荊南白馬曇照禪師。

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。

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。

趙州東院從諗禪師。

池州靈鷲閒禪師。

鄂州茱萸山和尚。

衢州子湖利蹤禪師。

洛京嵩山和尚。

日子和尚。

蘇州西禪和尚。

池州行者甘贄。

資山存制禪師。江陵道弘禪師。宣州玄極禪師。新羅國道均禪師。宣州刺史陸亙。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。

襄州關南道常禪師。

洪州雙嶺玄真禪師。

杭州徑山鑒宗禪師。唐宣宗皇帝。白雲曇靖禪師。潞府滏水文舉禪師。新羅品日禪師。壽州建宗禪師。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婺州五泄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。

福州龜山正原禪師。甘泉寺曉方禪師。甘泉寺元遂禪師。

明州棲心寺藏奐禪師。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杭州刺史白居易。

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。

新羅國迦智禪師。

杭州天龍和尚。新羅國忠彥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。

湖南上林戒靈禪師。

五台山秘魔岩和尚。

湖南敗林和尚。呂後山文質禪師。蘇州法河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。

鎮府普化和尚。鎮州上方和尚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。京兆法智禪師。京兆慧建禪師。京兆無表禪師。京兆元淨禪師。京兆光禪師。京兆義宗禪師。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雲水靖宗禪師法嗣。華州小馬神照禪師。華州道圓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。

嘉禾藏廙禪師■一人見錄■。羊腸藏樞禪師。■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汾州無業國師法嗣。鎮州常貞禪師。鎮州奉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六人。

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。

漢南谷城縣高亭和尚。

新羅大茅和尚。

五台山智通禪師■已上四人見錄■。洪州高安大愚禪師。江州刺史李勃。■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。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。唐襄州節度使於頔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華嚴寺智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黃州齊安和尚。

懷讓第三世。

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

長沙景岑

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。初住鹿苑，為第一世。其後居無定所。但徇緣接物，隨請說法。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。

上堂曰：「我若一向舉揚宗教。法堂裡須草深一丈。我事不獲已。所以向汝諸人道。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。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。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裡。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。我常向汝諸人道。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。是摩訶般若光。光未發時，汝等諸人，向什麼處委。光未發時，尚無佛無眾生消息。何處得山河國土來。」

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沙門眼。」師云：「長長出不得。」又云：「成佛成祖出不得。六道輪迴出不得。」僧云：「未審出個什麼不得。」師云：「晝見日夜見星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妙高山色青又青。」

僧問：「教中云：而常處此菩提坐，如何是坐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正坐，大德正立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大道。」師云：「沒卻汝。」僧問：「諸佛師是誰。」師云：「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。」僧云：「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。」師云：「魯祖開堂，亦與師僧東道西說。」

僧問：「學人不據地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。」僧云：「卻據地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拖出死屍著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異類。」師云：「尺短寸長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師。」師云：「不可更拗直作曲邪。」僧云：「請和尚向上說。」師云：「闍梨眼瞎耳聾作麼。」

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：「和尚見南泉後如何？」會默然。僧云：「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。」會云：「不可更別有也。」僧回舉似師。師示一偈曰：「百丈竿頭不動人。雖然得入未為真。百丈竿頭須進步。十方世界是全身。」僧問：「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。」師云：「朗州山澧州水。」僧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四海五湖皇化裡。」

有客來謁。師召曰：「尚書。」其人應諾。師曰：「不是尚書本命。」對曰：「不可離卻即今。只對別有第二主人。」師曰：「喚尚書作至尊得麼。」彼云：「恁麼總不只對時。莫是弟子主人否。」師曰：「非但只對與不只對時，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。」有偈曰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。只為從來認識神。無始劫來生死本。癡人喚作本來身。」

有秀才看佛名經，問曰：「百千諸佛但見其名。未審居何國土，還化物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黃鶴樓崔顥題後。秀才還曾題未？」曰：「未曾。」師曰：「得閒題一篇何妨。」

僧問：「南泉還化向什麼處去。」師云：「東家作驢，西家作馬。」僧云：「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要騎即騎，要下即下。」

僧皓月問：「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。」師曰：「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。」曰：「問果上涅槃。」師曰：「天下善知識未證。」曰：「為什麼未證。」師曰：「功未齊於諸聖。」曰：「功未齊聖，何為善知識。」師曰：「明見佛性，亦得名為善知識。」曰：「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。」師有偈曰：「摩訶般若照。解脫甚深法。法身寂滅體。三一理圓常。欲識功齊處。此名常寂光。」又曰：「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。如何是因中涅槃。」師曰：「大德是。」

又問：「教中說幻意是有邪。」師曰：「大德是何言與。」云：「恁麼，幻意是無邪。」師曰：「大德是何言與。」云：「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。」師又曰：「大德是何言與。」云：「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。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。」師曰：「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。」云：「佛之誠言，那敢不信。」師曰：「大德言信，二信之中是何信。」云：「如某所明，二信之中是名緣信。」師曰：「依何教門得生緣信。」大德云：「據華嚴云：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。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。又華嚴云：諸佛世尊悉知。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。又華嚴云：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。」師曰：「大德所舉緣信教門，甚有來處。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。若人見幻本來真。是則名為見佛人。圓通法法無生滅。無滅無生是佛身。」

又問：「蚯蚓斬為兩斷，兩頭俱動，佛性在阿那頭。」師云：「動與不動，是何境界。」云：「言不乾典，非智者所談。只如和尚言，動與不動是何境界。出自何經。」師曰：「酌然言不乾典非智者所談。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：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。並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。性真圓融。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」師有偈云：「最甚深最甚深。法界人身便是心。迷者迷心為眾色。悟時剎境是真心。身界二塵無實相。分明達此號知音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陀羅尼。」師指禪牀右邊曰：「這個師僧卻誦得。」又問：「別有人誦得否。」又指禪牀左邊曰：「這個師僧亦誦得。」云：「某甲為什麼不聞。」師曰：「大德豈不知道。真誦無響真聽無聞。」云：「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。」師曰：「離色求觀非正見。離聲求聽是邪聞。」云：「如何不離色是正見。不離聲是真聞。」師乃有偈曰：「滿眼本非色。滿耳本非聲。文殊常觸目。觀音塞耳根。會三元一體。達四本同真。堂堂法界性。無佛亦無人。」

僧問南泉云：「狸奴白牯卻知有。三世諸佛不知有。為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。」師曰：「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。」僧曰：「狸奴白牯為什麼卻知有。」師曰：「汝爭怪得伊。」

僧問：「和尚繼嗣何人。」師曰：「我無人得繼嗣。」僧曰：「還參學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我自參學。」僧曰：「師意如何？」師有偈曰：「虛空問萬象。萬象答虛空。誰人親得聞。木叉凹去上下留中間角童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平常心。」師云：「要眠即眠，要坐即坐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

師云：「熱即取涼，寒即向火。」僧問：「向上一路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一口針三尺線。」僧云：「如何領會。」師云：「益州布揚州絹。」僧問：「動是法王苗，寂是法王根。如何是法王。」師指露柱曰：「何不問大士。」

因庭前向日。仰山云：「人人盡有這個事。只是用不得。」師云：「恰是請汝用。」仰山云：「作麼生用。」師乃踏倒仰山。仰山云：「直下似個大蟲。」長慶云：「前彼此作家。後彼此不作家。」乃別云：「邪法難扶。」自此諸方謂為岑大蟲。

僧問：「本來人還成佛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。」僧云：「未審是何人成佛。」師云：「是汝成佛。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會麼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，地道什麼。」

三聖令秀上座問云：「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。」師云：「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。」秀云：「不問石頭見六祖。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。」師云：「教伊尋思去。」秀云：「和尚雖有千尺寒鬆。且無抽條石筍。」師默然。秀云：「謝和尚答話。」師亦默然。秀上座舉似三聖。三聖云：「若實恁麼，猶勝臨濟七步。然雖如此，待我更驗看。」至明日三聖上問云：「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。可謂光前絕後，今古罕聞。」師亦默然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文殊。」師云：「牆壁瓦礫是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觀音。」師云：「音聲語言是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普賢。」師云：「眾生心是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云：「眾生色身是。」僧曰：「河沙諸佛體皆同。何故有種種名字。」師云：「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。耳根返源名為觀音。從心返源名為普賢。文殊是佛妙觀察智。觀音是佛無緣大慈。普賢是佛無為妙行。三聖是佛之妙用。佛是三聖之真體。用則有河沙假名。體則揔名一薄伽梵。」

僧問：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，此理如何？」師偈曰：「礙處非牆壁，通處勿虛空。若人如是解，心色本來同。」又偈曰：「佛性堂堂顯現，住性有情難見。若悟眾生無我，我面何殊佛面。」

僧問：「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。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。」師有偈曰：「七生依一滅，一滅持七生。一滅滅亦滅，六七永無遷。」又有僧問：「蚯蚓斬為兩段，兩頭俱動。未審佛性在阿那頭。」師云：「妄想作麼。」僧云：「爭奈動何。」師云：

「汝豈不知火風未散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。」師云：「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湖南城下好養民。米賤柴多足四鄰。」其僧無語。師有偈曰：「誰問山河轉，山河轉向誰。圓通無兩畔，法性本無歸。」

講華嚴大德問：「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。」師曰：「言有亦得，言無亦得。虛空有時但有假有。虛空無時但無假無。」云：「如和尚所說，有何教文。」師曰：「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：十方虛空生汝心內。猶片雲點太清裡。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。」又云：「汝等一人發真歸源。十方虛空皆悉消殞。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。老僧所以道。有是假有無是假無。」

又問：「經云：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，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以淨琉璃為法界體。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。體能生智，智能達體。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上上人行處。」師曰：「如死人眼。」云：「上上人相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如死人手。」

問：「善財為什麼無量劫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。」師曰：「你從無量劫來還游得遍否。」云：「如何是普賢身。」師曰：「含元殿裡更覓長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心。」師曰：「盡十方世界是你心。」云：「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。」師曰：「是你著身處。」云：「如何是著身處。」師曰：「大海水深又深。」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魚龍出入任升沈。」

問：「有人問。和尚即隨因緣答。揔無人問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困即睡健即起。」云：「教學人向什麼處會。」師曰：「夏天赤<骨乞><骨歷>，冬寒須得被。」

問：「亡僧什麼處去也。」師有偈云：「不識金剛體，卻喚作緣生。十方真寂滅。誰在復誰行。」

南泉有真贊云：「堂堂南泉，三世之源。金剛常住。十方無邊。生佛無盡。現已卻還。」

南泉久住投機偈。今日還鄉入大門。南泉親道遍乾坤。法法分明皆祖父。回頭慚愧好兒孫。師答曰：「今日投機事莫論。南泉不道遍乾坤。還鄉盡是兒孫事。祖父從來不入門。」

師又有勸學偈云：「萬丈竿頭未得休。堂堂有路少人游。禪師願達南泉去。滿目青山萬萬秋。」

因臨濟和尚云：「肉團上有無位真人。」師乃有偈云：「萬法一如不用揀。一如誰揀誰不揀。即今生死本菩提。三世如來同個眼。」

師誡人斲松竹偈云：「千年竹萬年鬆。枝枝葉葉盡皆同。為報四方玄學者。動手無非觸祖公。」

白馬曇照

荊南白馬曇照禪師。常云：「快活快活。及臨終時叫苦苦。」又云：「閻羅王來取我也。」院主問曰：「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，神色不動。如今何得恁麼地。」師舉枕子云：「汝道當時是，如今是。」院主無對。法眼代云：「此時但掩耳出去。」

雲際師祖

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。初在南泉時問云：「摩尼珠人不識。如來藏裡親收得。如何是藏。」南泉云：「與汝來往者是藏。」師云：「不來往者如何？」南泉云：「亦是藏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珠。」南泉召云：「師祖。」師應諾。南泉云：「去汝不會我語。」師從此信入。

香嚴義端

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。示眾云：「兄弟，彼此未了。有什麼事相共商量。我三五日即發去也。如今學者須了卻今時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。兄弟，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。終不代得自己見解。畢竟著力始得。空記持他巧妙章句。即轉加煩亂去。汝若欲相應。但恭恭盡莫停留纖毫。直似虛空，方有少分。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。」

有僧問：「古人相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曾見他古人。」僧云：「今時血脈不斷處如何仰羨。」師云：「有什麼仰羨處。」僧問云：「某甲不問閒事，請和尚答話。」師云：「更從我覓什麼。」僧云：「不為閒事。」師云：「汝教我道。」師又云：「兄弟，佛是塵法亦是塵。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。但時中不用掛情，情不掛物。無善可取，無惡可棄。莫教被他籠罩著，始是學處。」

有僧云：「曾辭一老宿，示某甲云：去則親良朋附道友。未審老宿意旨如何？」才禮拜次，師云：「禮拜一任，不得認奴作郎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直截根源。」師乃擲下拄杖入方丈。一日師謂眾曰：「語是謗寂是誑。寂語向上有路在。老僧口門窄，不能與汝說得。」便下堂。

僧問：「一句子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此間一句亦無。」僧問：「正因為什麼無事。」師云：「我不曾停留。」又云：「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。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。若是那邊事，無有是處。」

趙州從諗

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。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。姓郝氏。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。未納戒，便抵池陽參南泉。偃息而問曰：「近離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近離瑞像。」曰：「還見立瑞像麼。」師曰：「不見立瑞像，只見臥如來。」曰：「汝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。」師曰：「有主沙彌。」曰：「主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仲冬嚴寒，伏惟和尚尊體萬福。」南泉器之而許入室。

異日問南泉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南泉曰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師曰：「還可趣向否。」南泉曰：「擬向即乖。」師曰：「不擬時如何知是道。」南泉曰：「道不屬知不知。是妄覺。不知是無記。若是真達不疑之道。猶如太虛廓然虛豁。豈可強是非耶。」師言下悟理。乃往嵩嶽琉璃壇納戒。卻返南泉。

異日問南泉：「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。」南泉云：「山下作牛去。」師云：「謝指示。」南泉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」

師作火頭。一日閉卻門燒滿屋煙。叫云：「救火救火。」時大眾俱到。師云：「道得即開門。」眾皆無對。南泉將鎖於窗間過與師。師便開門。又到黃檗。黃檗見來，便

閉方丈門。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：「救火救火。」黃檗開門捉住云：「道道。」師云：「賊過後張弓。」

又到寶壽。寶壽見來，即於禪牀上背面坐。師展坐具禮拜。寶壽下禪牀。師便出。又到鹽官，云：「看箭。」鹽官云：「過也。」師云：「中也。」又到夾山，將拄杖入法堂。夾山曰：「作麼。」曰：「沁水。」夾山曰：「一滴也無，沁什麼。」師倚杖而出。

師將游五台山次，有大德作偈留云：「何處青山不道場。何須策杖禮清涼。雲中縱有金毛現。正眼觀時非吉祥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正眼。」大德無對。法眼代云：「請上座領某甲卑情。」同安顯代云：「是上座眼。」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。眾請住趙州觀音。

上堂示眾云：「如明珠在掌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。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。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。佛是煩惱，煩惱是佛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未審佛是誰家煩惱。」師云：「與一切人煩惱。」僧云：「如何免得。」師云：「用免作麼。」

師掃地，有人問云：「和尚是善知識，為什麼有塵。」師曰：「外來。」又僧問：「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。」師曰：「又一點也。」

又有人與師遊園，見兔子驚走。問云：「和尚是大善知識。為什麼兔子見驚。」師云：「為老僧好殺。」

僧問：「覺華未發時，如何辨貞實。」師云：「開也。」僧云：「是貞是實。」師云：「貞是實，實是貞。」僧云：「什麼人分上事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有分，閣梨有分。」僧云：「某甲不招納是如何？」師佯不聞。僧無語。師云：「去。」

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。僧問：「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。」師云：「也不作凡，亦不作聖。」僧云：「畢竟作什麼。」師云：「落地去也。」

師問一座主：「講什麼經。」對云：「講涅槃經。」師云：「問一段義得否。」云：「得。」師以腳踢空吹一吹云：「是什麼義。」座主云：「經中無此義。」師云：「五百力士揭石義，便道無。」

大眾晚參，師云：「今夜答話去也，有解問者出來。」時有一僧便出禮拜。師云：「比來拋磚引玉。卻引得個墼子。」保壽云：「射虎不真，徒勞沒羽。」長慶問覺上座云：「那僧才出禮拜。為甚麼便收伊為墼子。」覺云：「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。」慶云：「向伊道什麼。」云：「也向伊恁麼道。」玄覺云：「什麼處卻成墼子去。叢林中道才出來便成墼子。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。不可總成墼子也。且道，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。」

有僧游五台，問一婆子云：「台山路向什麼處去。」婆子云：「驀直去。」僧便去。婆子云：「又恁麼去也。」其僧舉似師。師云：「待我去勘破這婆子。」師至明日便去問：「台山路向什麼處去。」婆子云：「驀直去。」師便去。婆子云：「又恁麼去也。」師歸院謂僧云：「我為汝勘破這婆子了也。」玄覺云：「前來僧也恁麼道。趙州去也恁麼道。什麼處是勘破婆子。」又云：「非唯被趙州勘破，亦被這僧勘破。」

僧問：「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。」師云：「接。」僧云：「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。」師云：「接。」僧云：「恁麼來者從師接。不恁麼來者如何接。」師云：「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」

師出院路逢一婆子。問：「和尚住什麼處。」師云：「趙州東院西。」婆子無語。師歸院，問眾僧。合使那個西字。或言東西字，或言棲泊字。師曰：「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。」僧曰：「和尚為什麼恁麼道。」師曰：「為汝總識字。」法燈別眾僧云：「已知去處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囊中寶。」師云：「合取口。」法燈別云：「莫說似人。」

有新到僧謂師曰：「某甲從長安來。橫擔一條拄杖，不曾撥著一人。」師曰：「自是大德拄杖短。」同安顯別云：「老僧這裡不曾見恁麼人。」僧無對。法眼代云：「呵呵。」同安顯代云：「也不短。」

有僧寫得師真呈師。師曰：「且道，似我不似我。若似我卻打殺老僧。不似我即燒卻真。」僧無對。玄覺代云：「留取供養。」

師敲火問僧云：「老僧喚作火，汝喚作什麼。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不識玄旨，徒勞

念靜。」法燈別云：「我不如汝。」

新到僧參。師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佛法盡在南方。汝來這裡作什麼。」僧云：「佛法豈有南北門。」師云：「饒汝從雪峰雲居來。只是個擔板漢。」崇壽稠別云：「和尚是據客置主人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云：「殿裡底。」僧云：「殿裡者豈不是泥龕塑像。」師云：「是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云：「殿裡底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。」師云：「吃粥了也未。」僧云：「吃粥也。」師云：「洗缽去。」其僧忽然省悟。

師上堂云：「才有是非紛然失心。還有答話分也無。」樂普在眾扣齒。雲居云：「何必。」師云：「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僧云：「請和尚舉。」師便舉前語。僧指傍僧云：「這僧作恁麼語話。」師乃休。

僧問：「久向趙州石橋，到來只見掠矸。」師云：「汝只見掠矸，不見趙州橋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趙州橋。」師云：「過來過來。」又有僧同前問。師亦如前答。僧云：「如何是趙州橋。」師云：「度驢度馬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掠矸。」師云：「個個度人。」雲居錫云：「趙州為當扶石橋扶掠矸。」

師聞沙彌喝參。向侍者云：「教伊去。」侍者乃教去。沙彌便珍重去。師云：「沙彌得入門，侍者在門外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沙彌入門，侍者在門外。這裡若會得，便見趙州。」

師問新到僧，什麼處來。僧云：「從南來。」師云：「還知有趙州關否。」僧云：「須知有不涉關者。」師云：「這販私鹽漢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下禪牀立。僧云：「莫即這個便是否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未有語在。」

師問菜頭：「今日吃生菜熟菜。」菜頭拈起菜呈之。師云：「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」

僧問：「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汝喚什麼作空劫。」僧云：「無一物

是。」師云：「這個始稱得修行。喚什麼作空劫。」僧無語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玄中玄。」師云：「汝玄來多少時耶。」僧云：「玄之久矣。」師云：「閻梨若不遇老僧，幾被玄殺。」僧問：「萬法歸一一歸何所。」師云：「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。」

僧問：「夜生兜率，晝降閻浮。於其中間摩尼為什麼不現。」師云：「道什麼。」其僧再問。師云：「毗婆尸佛早留心。直至如今不得妙。」

師問院主，什麼處來。對云：「送生來。」師云：「鴉為什麼飛去。」院主云：「怕某甲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語話。」院主卻問：「鴉子為什麼卻飛去。」師代云：「某甲有殺心在。」師托起缽云：「三十年後若見老僧，留取供養。若不見，即撲破。」一僧出云：「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。」師乃撲破。

有僧辭。師問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僧云：「雪峰去。」師云：「雪峰忽若問汝雲和尚有何言句，汝作麼生只對。」僧云：「某甲道不得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冬即言寒，夏即道熱。」又云：「雪峰更問汝，畢竟事作麼生。」其僧又云：「道不得。」師云：「但道親從趙州來，不是傳語人。」

其僧到雪峰，一依前語舉似雪峰。雪峰云：「也須是趙州始得。」玄沙聞云：「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趙州敗闕。若檢得出是上座眼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趙州一句。」師云：「老僧半句也無。」僧云：「豈無和尚在。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是一句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出家。」師云：「不履高名，不求苟得。」僧問：「澄澄絕點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這裡不著客作漢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師乃敲牀腳。僧云：「只這莫便是否。」師云：「是即脫取去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圓相。」師云：「老僧自幼出家，不曾眼花。」僧云：「豈不為人。」師云：「願汝常見毗盧圓相。」

問：「和尚還入地獄否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未上入。」曰：「大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。」師云：「若不入，阿誰教化汝。」

一日，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。師坐而問曰：「大王會麼。」王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自小持齋身已老，見人無力下禪牀。」王公尤加禮重。翌日令客將傳語，師下禪

牀受之。少間侍者問：「和尚見大王來，不下禪牀。今日軍將來，為什麼卻下禪牀。」師云：「非汝所知。第一等人來，禪牀上接。中等人來，下禪牀接。末等人來，三門外接。」

師寄拂子與王公曰：「若問何處得來。但道，老僧平生用不盡者。」師之玄言布於天下。時謂趙州門風。皆悚然信伏矣。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。右脅而寂。壽一百二十。有人問：「師年多少。」師云：「一串念珠數不盡。」後謚真際大師。

靈鷲閒

池州靈鷲閒禪師。謂眾曰：「是汝諸人本分事。若教老僧道，即與蛇畫足。此是頓教諸上座。」有僧便問：「與蛇畫足即不問。如何是本分事。」師云：「闍梨試道看。」其僧擬再問。師曰：「畫足作麼。」

明水和尚問：「如何是頓獲法身。」師云：「一透龍門雲外望。莫作黃河點額魚。」仰山問：「寂寂無言，如何視聽。」師云：「無縫塔前多雨水。」僧問：「二彼無言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是常。」僧云：「還有過常者無。」師云：「有。」僧云：「請師唱起。」師云：「玄珠自朗耀，何須壁外光。」

僧問：「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。未審大師還來否。」師云：「本自無所至，今豈隨風轉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供養何用。」師云：「功力有為互不換義相涉。」

鄂州茱萸山

鄂州茱萸山和尚。初住隨州護國院，為第一世。金輪可觀和尚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云：「莫向虛空裡釘橛。」觀云：「虛空是橛。」師乃打之。觀捉住云：「莫打某甲。已後錯打人在。」師便休。雲居錫云：「此人具眼不具眼，因什麼著打。」

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。雲居問曰：「老老大大漢，何不覓個住處。」諗曰：「什麼處住得。」雲居曰：「山前有古寺基。」諗曰：「和尚自住取。」後到師處。師曰：「老老大大漢，何不住去。」諗曰：「什麼處住得。」師曰：「老老大大漢，住處也不知。」諗曰：「三十年弄馬伎，今日卻被驢撲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。」

眾僧侍立。師曰：「只恁麼白立，無個說處，一場氣悶。」有僧擬出問。師乃打之曰：「為眾竭力。」便入方丈。有行者參。師曰：「曾去看趙州麼。」曰：「和尚敢道否。」師云：「非但茱萸，一切人道不得。」曰：「和尚放某甲過。」師曰：「這裡從前不通人情。」曰：「要且慈悲心在。」師便打曰：「醒後來為汝。」

子湖利蹤

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。澶州人也。姓周氏。幽州開元寺出家，依年受具。後入南泉之室。乃抵於衢州之馬蹄山。結茅宴居。唐開成二年。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。咸通二年。敕賜額曰安國禪院。一日上堂示眾曰：「子湖有一隻狗。上取人頭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。擬議即喪身失命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子湖一隻狗。」師曰：「嗥嗥。」

臨濟下二僧到參，方揭簾。師曰：「看狗。」二僧回顧。師歸方丈。師與勝光和尚鋤園。師驀按钁回視勝光云：「事即不無，擬心即差。」光乃禮拜。擬問：「師與一踏。」便歸院。

有一尼到參。師曰：「汝莫是劉鐵磨否。」尼曰：「不敢。」師曰：「左轉右轉。」尼云：「和尚莫顛倒。」師便打。

師中夜於僧堂前叫，賊賊。大眾皆驚。有一僧從僧堂內出。師把住云：「捉得也捉得也。」僧云：「不是某甲。」師曰：「是即是，即是不肯承當。」

師有偈示眾曰：「三十年來住子湖。二時齋粥氣力粗。無事上山行一轉。問汝時人會也無。」

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。廣明中無疾歸寂。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。今本山有塔。

洛京嵩山

洛京嵩山和尚。僧問：「古路坦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前。」僧曰：「為什麼不前。」師曰：「無遮障處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嵩山境。」師曰：「日從東出，月向西頹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東西也不會。」僧問：「六識俱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異。」僧曰：「為什麼如此。」師曰：「同。」

日子和尚

日子和尚。亞溪來參，師作起勢。亞溪曰：「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。」師曰：「罪過罪過，適來失只對。」亞溪欲進語，師乃叱之。亞溪曰：「大陣前不妨難御。」師曰：「是是。」亞溪曰：「不是不是。」趙州云：「可憐兩個漢。不識轉身句。」

蘇州西山

蘇州西山和尚。僧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，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。」師舉拂子示之。其僧不禮拜，去參雪峰。雪峰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云：「浙中來。」雪峰曰：「今夏在什麼處。」曰：「蘇州西禪。」雪峰曰：「和尚安不。」曰：「來時萬福。」雪峰曰：「何不且從容。」曰：「佛法不明。」雪峰曰：「有什麼事。」僧舉前話。雪峰曰：「汝作麼不肯。」僧曰：「是境。」雪峰曰：「汝見蘇州城裡人家男女否。」曰：「見。」雪峰曰：「汝見路上林木否。」曰：「見。」雪峰曰：「凡睹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，汝還肯否。」曰：「肯。」雪峰曰：「只如拈起拂子，汝作麼生不肯。」僧乃禮拜曰：「學人取次發言，乞師慈悲。」雪峰曰：「盡乾坤是個眼。汝向什麼處蹲坐。」僧無語。

陸亙

宣州陸亙大夫初問南泉曰：「古人瓶中養一鵝。鵝漸長大，出瓶不得。如今不得毀瓶，不得損鵝，和尚作麼生出得。」南泉召曰大夫。陸應諾。南泉曰：「出也。」陸從此開解。暨南泉圓寂。院主問曰：「大夫何不哭先師。」陸曰：「院主道得即哭。」院主無對。長慶代云：「合哭不合哭。」

甘贄

池州甘贄行者。將錢三貫文入僧堂。於第一坐面前云：「請上座施財。」上座云：「財施無盡，法施無窮。」甘云：「恁麼道，爭得某甲錢。」卻將出去。上座無語。又於南泉設粥云：「請和尚念誦。」南泉云：「甘贄行者設粥。請大眾為狸奴白牯，念摩訶般若波羅密。」甘乃禮拜便出去。南泉卻到廚內打破鍋子。雪峰和尚來。甘閉門召云：「請和尚入。」雪峰隔籬掉過納衣。甘便開門禮拜。

有住庵僧緣化什物。甘曰：「若道得即施。」乃書心字問：「是什麼字。」僧云：「心字。」又自問其妻，什麼字。妻云：「心字。」甘云：「某甲山妻亦合住庵。」其僧無語。甘亦無施。

又問一僧，什麼處來。僧云：「溈山來。」甘云：「曾有僧問溈山，如何是西來意？溈山舉起拂子。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。」僧云：「借事明心，附物顯理。」甘云：「且歸溈山去好。」保福聞之，乃仰手覆手。

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

關南道常

襄州關南道常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舉拄杖云：「會麼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乃喝出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大道之源。」師與一拳。

師每見僧來參禮，多以拄杖打趁。或云：「遲一克。」或云：「打動關南鼓。」而時輩鮮有唱和者。

雙嶺玄真

洪州雙嶺玄真禪師。初問道吾：「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跡難尋。」道吾曰：「同道者方知。」師曰：「和尚還知否。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師曰：「何故不知。」曰：「去，不識我語。」師後於鹽官契會。

徑山鑒宗

杭州徑山鑒宗禪師。湖州長城人也。姓錢氏。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閒出家。學通淨名思益經。後往鹽官。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。唐咸通三年。止徑山，宣揚禪教。有小師洪徠以講論自矜。徠即徑山第三世法濟大師。師謂之曰：「佛祖正法，直截亡詮。汝算海沙，於理何益。但能莫存知見。泯絕外緣，離一切心，即汝真性。」徠聞茫然禮辭。遊方至溈山，方悟玄旨。乃師溈山。宗禪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。後謚曰無上大師。即徑山第二世也。

前五泄山靈默禪師法嗣

龜山正原

福州長溪龜山正原禪師。宣州南陵人也。姓蔡氏。幼厭俗出家，於本州籍山落髮。唐元和十二年丁酉。建州乾元寺受具。尋造五泄山默師之室，決擇玄微。後住龜山為第二世也。師嘗述二偈。其一曰：「滄溟幾度變桑田。唯有虛空獨湛然。已到岸人休戀筏。未曾度者要須舡。」其二曰：「尋師認得本心源。兩岸俱玄一不全。是佛不須更覓佛。只因如此更忘緣。」師咸通十年終於本山。壽七十八臘五十四。敕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。

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

白居易

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。久參佛光得心法。兼稟大乘金剛寶戒。元和中，造於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。語見興善章。十五年，牧杭州。訪鳥窠和尚，有問答偈頌。鳥窠章敘訖。嘗致書於濟法師。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。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。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。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。辟二義而難之。又以五蘊十二緣說。名色前後不類，立理而徵之。並鉤深索隱，通幽洞微。然未睹法師酬對。後來亦鮮有代答者。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。各廣一言而為一偈。釋其旨趣，自淺之深，猶貫珠焉。凡守任處，多訪祖道。學無常師。後為賓客，分司東都。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。寺成自撰記。凡為文，動關教化。無不贊美佛乘，見於本集。其曆官次第，歸全代祀。即史傳存焉耳。

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

新羅迦智

新羅國迦智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待汝裡頭來即與汝道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大梅的旨。」師云：「酪本一時拋。」

杭州天龍

杭州天龍和尚。上堂云：「大眾莫待老僧。上來便上來，下去便下去。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。各各參取珍重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師豎起拂子。僧問：「如何得出三界去。」師云：「汝即今在什麼處。」

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

上林戒靈

湖南上林戒靈禪師。初溈山曰：「大德作什麼來。」師曰：「介胄全具。」溈山曰：「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。」師曰：「卸了也。」溈山咄曰：「賊尚未打，卸作什麼。」師無對。仰山代云：「請和尚屏左右。」溈山以手揖云：「諾諾。」師後參永泰，方喻其旨。

五台秘魔岩

五台山秘魔岩和尚。常持一木叉。每見僧來禮拜，即叉卻頸云：「那個魔魅教汝出家。那個魔魅教汝行腳。道得也叉下死。道不得也叉下死。速道。」學僧鮮有對者。法眼代云：「乞命。」法燈代云：「但引頸示之。」玄覺代云：「老兒家放卻叉子得也。」

湖南祗林

湖南祗林和尚。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。手持木劍，自謂降魔。才有僧參禮便云：「魔來也魔來也。」以劍亂揮，潛入方丈。如是十二年，後置劍無言。僧問：「十二年前為什麼降魔。」師曰：「賊不打貧兒家。」曰：「十二年後為什麼不降魔。」師曰：「賊不打貧兒家。」

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

鎮州普化

鎮州普化和尚者。不知何許人也。師事盤山，密受真訣。而佯狂出言無度。暨盤山順世，乃於北地行化。或城市或塚間，振一鐸云：「明頭來也打，暗頭來也打。」一日

臨濟令僧捉住云：「不明不暗時如何？」答云：「來日大悲院裡有齋。」凡見人無高下，皆振鐸一聲。時號普化和尚。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，或拊其背。有回顧者，即展手云：「乞我一錢。」非時遇食亦吃。

嘗暮入臨濟院，吃生菜飯。臨濟曰：「這漢大似一頭驢。」師便作驢鳴。臨濟乃休。僧問法眼：「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。」法眼云：「臨濟留與後人。」

師見馬步使出喝道。師亦喝道，及作相撲勢。馬步使令人打五棒。師曰：「似即似，是即不是。」

師嘗於鷓鴣間搖鐸唱曰：「覓個去處不可得。」時道吾遇之，把住問曰：「汝擬去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汝從什麼處來。」道吾無語。師掣手便去。

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。同在僧堂內坐。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掣風掣顛。他是凡是聖。言猶未了師入來。濟便問：「汝是凡是聖。」師云：「汝且道，我是凡是聖。」濟便喝。師以手指云：「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。臨濟小廝兒，卻具一隻眼。」濟云：「這賊。」師云：「賊賊。」便出去。

師唐咸通初將示滅。乃入市謂人曰：「乞一個直歿。」人或與披襖，或與布裘。皆不受振鐸而去。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。師笑曰：「臨濟廝兒饒舌。」便受之。乃告辭曰：「普化明日去東門遷化。」郡人相率送出城。師厲聲曰：「今日葬不合青烏。」乃曰：「第二日南門遷化。」人亦隨之。又曰：「明日出西門方吉。」人出漸稀。出已還返，人意稍怠。第四日，自擎棺出北門外。振鐸入棺而逝。郡人奔走出城。揭棺視之，已不見。唯聞鐸聲漸遠，莫測其由。

嘉禾藏廙

嘉禾藏廙禪師衢州信安人也。姓程氏。唐元和中。辭親往長沙嶽麓寺。禮靈智律師出家。長慶三年。於武陵開元寺受戒。因聽律部，語同學曰：「教門繁廣，宜扣總門。」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。龍牙告之曰：「蘊界不真佛生非我。子之正本，當復何名，而從誰得。」師一言領悟。回柯山，避會昌沙汰。後於龍興廣揚道化。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。壽八十二臘五十六。

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

芙蓉靈訓

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。初參歸宗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宗曰：「我向汝道，汝還信否。」師曰：「和尚發言，何敢不信。」宗曰：「即汝便是。」師曰：「如何保任。」宗曰：「一翳在眼，空華亂墜。」法眼云：「歸宗若無後語，有什麼歸宗也。」

師辭歸宗。宗問：「子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歸嶺中去。」宗曰：「子在此多年，裝束了卻來。為子說一上佛法。」師結束了上堂。宗曰：「近前來。」師乃近前。宗曰：「時寒途中善為。」師聆此一言，頓忘前解。後歸寂。謚弘照大師，塔曰圓相。

谷城高亭

漢南谷城縣高亭和尚。有僧自夾山來禮拜。師便打。僧云：「特來禮拜，師何打。」其僧再禮拜。師又打趁。僧回舉似夾山。夾山云：「汝會也無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夾山云：「賴汝不會。若會即夾山口啞。」

新羅大茅

新羅大茅和尚。上堂云：「欲識諸佛師，向無明心內識取。欲識常住不雕性。向萬木遷變處識取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大茅境。」師云：「不露鋒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不露鋒。」師云：「無當者。」

五台智通

五台山智通禪師。自稱大禪佛。初在歸宗會下時。忽一夜巡堂叫云：「我已大悟也。」眾駭之。明日歸宗上堂集眾問：「昨夜大悟底僧出來。」師出云：「智通。」歸宗云：「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。試說似吾看。」師對云：「師姑天然是女人作。」歸宗默而異之。師便辭。歸宗門送與拈笠子。師接得笠子，戴頭上便行。更不回顧。後居台山法華寺。臨終有偈曰：「舉手攀南斗。回身倚北辰。出頭天外見。誰是我般人。」

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

黃州齊安

黃州齊安和尚。示學眾曰：「言不落句，佛祖徒施。玄韻不墜，誰人知得。」僧問：「如何識得自己佛。」師曰：「一葉明時消不盡。松風韻罷怨無人。」僧曰：「如何是自己佛。」師曰：「草前駿馬實難窮。妙盡還須畜生行。」人問：「大師年多少。」師曰：「五六四三不得類。豈同一二實難窮。」師有頌曰：「猛熾燄中人有路。施風頂上屹然棲。鎮常歷劫誰差互。杲日無言運照齊。」師後居鳳翔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